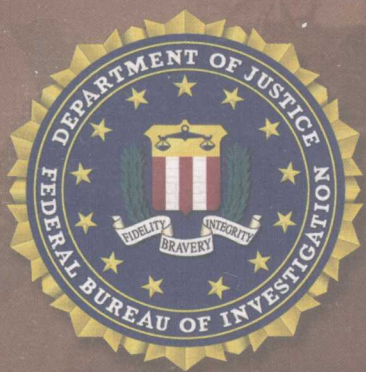




COLD ZERO

INSIDE THE FBI HOSTAGE RESCUE TEAM

FBI人质救援队

[美]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 著

- 本书是第一本涉及FBI人质救援队内幕的纪实作品，出版时，在美国引起轰动
- 应联邦调查局要求，为避免过于敏感的调查技巧被公示，一些事件及其细节有所改动
-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观察结论，并非代表联邦调查局的官方意见

辽宁教育出版社

FBI 人质救援队

前特警队员

[美] 克里斯托弗·惠特科姆 著
张晓夫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 - 2005 - 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FBI 人质救援队/(美)惠特科姆著: 张小夫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82-7494-4

I. F... II. ①惠... ②张...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 71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988 号

Cold Zero©2005 by Christopher Whitcomb

This translation of Cold Zero is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本书由 Christopher Whitcomb 授权, 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9.5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程云琦

封面设计: 余笑乐 版式设计: 南京展望

定价: 25.00 元

作者题记

应联邦调查局的要求,本书中的所有人名,除那些广为大众熟知的公众人物外,均已采用化名。为避免一些敏感的调查技巧被公示,书中的一些事件及其细节都有所改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观察结论,并非代表联邦调查局的官方意见。

FBI 人质救援队成立背景

这是一群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联邦探员，当所有的方法都无效后，他们是惟一的选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美国国内暴力的充斥，越来越多的罪犯放弃了点三八，而改采自动武器。1978 年，惟一曾在美国本土有反恐经验的三角洲部队邀请只有 SWAT 小队的 FBI 参与联合演习。双方协议，一旦发生三级以上（指涉及多名恐怖份子与人质的事件）的恐怖活动，FBI 将请总统授权三角洲部队前往处理，直到肃清后的复原与调查工作再交还给 FBI。当年的母亲节，在内华达测验基地举行代号 Joshua Junction 的演习里，他们假设一群恐怖分子占领了一座地下核武库并俘虏了几名人质，进而提出包括一架返国的飞机在内等许多要求。而 FBI 的工作则是在三角洲部队攻击前进行谈判，让恐怖分子释放部分人质。三角洲部队则计划在恐怖分子分乘两辆巴士前往机场时将其个别歼灭。当第一批恐怖分子带着人质登机时，预先埋伏的三角洲部队发动突击将他们摆平。随后 FBI 将第二批恐怖分子骗上巴士，好让三角洲部队在半路上拦截他们。这次演习太过逼真，以至于连部分人质都产生了同情恐怖分子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名女性人质竟然抓起枪，朝那些要来救她的“骑兵团”射击！！

为保护 1980 年冬奥会的会场，FBI 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内部演习。虽然事前已将部分原有的 SWAT 单位集合起来，但他们发现未经正确训练的队员们面对恐怖活动无法作适当的处置，指挥官也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经过这两次演习，FBI 发现自己必需培养原本欠缺的反恐怖能力。随后，一群在匡逖科总部接受 SWAT 训练的人员被调至一个新单位：“特种任务暨研究部”（Special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Section, SOARS），此外还有一些心理/谈判专家与他们共聚一堂，希望能提升 FBI 的 SWAT 能力。1982 年，SOARS 的战术人员前往三角洲部队的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演训——内容包括了 CQB、室内扫荡、爆破攻击与实弹的人质拯救训练——这些都是原先在 FBI 的 SWAT 队里所学不到的。回到局内后，他们将一星期的成果影带交给长官，进而拟写了一份关于如何建立一支 FBI 专属的反恐怖部队的详细报告送达韦布斯特局长。

但这份报告却引起了局里部分高层的质疑。前局长并不愿在执法单位里成立一个有浓厚军事意味的团体,但在一次参观布拉格堡三角洲部队的演习后,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三角洲与海豹六队的人员们往往只顾发挥最大火力,却无视于司法程序等问题。当演习结束,韦布斯特检阅三角洲部队的装备时,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携带手铐!在旁的一位三角洲队员告诉他:“我们直接对准敌人脑袋开上两枪,根本用不着手铐。”

等回到总部后,韦布斯特要求 SOARS 的成员以华盛顿市郊警局的 SWAT 小队来示范他们在解救人质任务上的处理方式与军方有何不同。令人欣慰的是:队员们虽然以军方的战术方式渗透进入目标区;但射击时却恪守局内的方式——只有持枪并企图抵抗的目标才被狙杀,其余的则遭逮捕。

韦布斯特感到,美国需要一支介于军方三角洲部队与各州警方 SWAT 小队的单位——他们能参与高危险性的执法任务,如对抗区域性恐怖活动,拯救人质,逮捕重犯等等。而三角洲部队除非经由总统授权,不能介入民间事务,但各州警的 SWAT 对一些较大的事件却又缺乏处理经验。更重要的是,队员们虽然以军方的战术方式渗透进入目标区,但射击时却恪守局内的方式——只有持枪并企图抵抗的目标才被狙杀,其余的则遭逮捕。这种兼顾效率与节制的作战方式,使韦布斯特决定批准成立 HRT。

1982 年 3 月,在 SOARS 成员的协助下,首任队长丹尼·库尔森与副手约翰·西蒙尼开始组建 FBI 的人质拯救队(Hostage Rescue Team, HRT),开始计划将来 HRT 队员们的训练课程与人员选拔,装备采购事宜。按计划这支部队由 1983 年 1 月起受训,年底投入运作。在训练方面,HRT 的课程是集各国特战部队之精华——如 SAS,GSG-9,GIGN 和三角洲部队。

1982 年 6 月,第一批接受甄选的 3 队 90 名人员接受为期一周的测验,他们先要穿越陆战队训练用的障碍场,然后迅速射击。此外,候选者还要接受记忆力与心理医生检查,以确保 HRT 的队员不仅在体能与战技上表现优异,在压力下其心理精神更是稳定与成熟的。一位队员说:“你必需很谨慎地挑人,因为我们不要那些急于立功的家伙,而要那些能作好决定,承担压力的人。”而各方面的表现与总评则交由队长和局内的心理医师做最后的审核。最后有 50 名获选,分为金组、蓝组与十二人的狙击队。

目 录

CONTENTS

FBI 人质救援队成立背景

1

引子

1

第一章

1 到职

14

2 受训

23

3 生手

38

4 良性振动

47

5 甜茶点与德国短毛猎犬

55

6 代号三

67

第二章

7 挑选

80

8 新队员培训学校

90

9 纪律

105

10 重要任务

120

11 子夜之前

135

第三章

12 待命

150

13 行动

159

14 射击

170

15 解决

180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16	维柯	196
17	巴比伦人来了	203
18	多里安人的模式	216
19	风势	226
20	脚趾悬空	237

第五章

21	发现脉搏	250
22	回到基点	262
23	归队	276
24	将来	287

引 子

这世界如果透过来复枪的准星来加以观察，便会显得大不相同。即使是在此时此地，在这片黑暗的热带丛林里，淡淡的月光穿过浓密的树枝，斜射在小小的裂片似的林地上，我可以感觉到我手握生死大权，只要我一扣扳机，便可致人死命。当我把枪托靠上肩膀时，潮溽溽的钢铁枪身和皮套发出的气味扑鼻而来。我双眼停留在枪身上的准星标线上，搜索着远处的目标，因受风力影响，我必须略略抬高发射的正确的结合点。我的食指轻轻地扣着扳机，时刻注意着不让自己错失击毙目标的最佳时机。

“前哨一号呼叫。浅蓝色一角的目标在移动。注意到了吗？”

当我通过尤勒托十倍望远镜收集信息时，光线轻轻地游离绿色的波德松镜筒的终端，一次观察一个目标。

“明白，前哨一号。”

无线电话筒里传来嘈杂的说话声。人们用嘴对着麦克风说着各种各样的话语。

前哨一号，用我们的语言来解释，便是一号狙击手的位置——也就是这个阴暗潮湿的山边上最高观察哨位。从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我们的狩猎对象而不必暴露自己，并且收集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的信息。我可以观测到他们头发的颜色，早上是否刮过胡子，早餐吃的是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离目标非常近，我几乎可以闻到他们衣领上洒的科隆香水和呼吸中大蒜的怪味。这种长时间监守所带来的“亲密”很具讽刺意味。即使离开你的目标有三百码远，你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比的。

狙击是一项孤独的、令人烦劳的工作，它需要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和纹丝不动，以期待突然灵光一显，然后让你激动不已。因为，在无数令人疲惫的轮班守候中，你可能会获得一瞬间的激动——或许你曾花好几周的时间守候的逃亡者会在你的视野中昙花一现，或者是对人质劫持者的冷冷一枪，就可以让谈判专家以其行为过激而一笔勾销。这些瞬间眨眼之间便来去无踪了，在一项任务的紧急关头，有时仅仅是一张面孔在窗口一闪，或者是一个身影在拥挤的人流中飘然而过。

透过镜头，你研究他，侦探他的习惯，他的环境，以获取点点滴滴街头

线报所未曾发现的信息。当我们觉得处于狙击中的孤独心境时，会信赖我们与猎物之间的那种亲密。有时他会伴着汽车无线电里播放的音乐而翩翩起舞。有时他会对着商店里的窗玻璃或一面镜子而朝他自己扮鬼脸，设想着自己是在跟一位漂亮的女子聊天，或者对一位竞争对手的嘲弄作出回应。人们认为无人对之监视时，会放松警惕，往往显露他们的内心世界，逼近他们的真实想法。

今晚我就躺在这片丛林中承受着原始热带暴雨的鞭笞，静候时机。空气中发散着霉味。

“你试过用木工开榫刀片劈长叶松吗？”

博比·梅茨，是我在芝加哥一起长大的玩伴，正披着塑料雨披，试图从我身后的一个临时帐篷里得到些许舒适。这对他来说是个艰难时刻，瞌睡难熬，所以他得没话找话，与人聊天。我俩每隔两小时轮班来监视目标，以便都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天气闷热难受。即便在凌晨2:07，空气也是粘乎乎地粘在我的皮肤上。远处传来的跳舞女人的欢笑声弥漫在林子里，让这片热带雨林充满了活力，但我们却昏昏欲睡。

还有让我们分神的事情。一只大小有如切萨皮克湾拾獾的鬣蜥，从紧贴着我的右侧的地面掩体下悄悄爬过。我并不怎么害怕蜥蜴，但是它追猎野鼠时发出的哧哧声却有点让我毛骨悚然。

“我要是能找到那只细长的脚板，我愿出一块九毛五，”博比说道。“我每次想到试着要挥刀砍去时都会胆战心惊。”

我对长叶松的情况所知甚少。我从来都未曾听说过木工开榫刀。

“你干那做什么？”我问道。

这些是我们在漫长的监守空隙中彼此间的一种礼节。我耐着性子听他唠唠叨叨，然后他也这样待我，作为对我耐心的回报。我对做木工活不敢胡吹瞎说。我对长叶松所知道的惟一的事情是，此时此刻，要是有一把阿登诺黛克式长叶松雕椅，那种感觉该是何等美好。

“前哨二号呼叫。我们发现一辆汽车在通过检查站。是一辆白色小轿车，里面有三四名乘客。”

我将镜头转向右边，大约为俯角十度，试图看清就在我们山脚下的那条窄窄的街道上移动的阴影。小车通常在通过检查站时熄灭车灯。那使得分辨诸如车牌和车子里面的面孔之类的事情变得愈加困难。

“箱子。”梅茨说道。

“什么类型的箱子?”

“就是一只普通的箱子。男人需要弄只箱子。”

博比喜欢收集工具:大型装有自动空气过滤系统的肖伯司密斯牌锯床,带有漆着日辉牌油漆把手的迈特柯牌钻孔器,成套的 3/4 英寸的箱座。每次经过一家专营工具的店铺,他都会拉着人质救援队里的其他人进去浏览一番。

“前哨二号呼叫。我们已在拐角处失去目标。看上去好像是目标人物卡洛斯,他从外面返回。”

当我开始集中精神搜索下面的场景时,博比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这片丛林之中。

“拿住它,伙计,我看见车子开过来了。”我说道。

博比关上了无线电。他听不到前哨二号对目标移动的评估,这是我们在两个小时中所见到的惟一意义重大的事件。

“情况如何?”他问道。

现在的情形,准确地说,涉及到八名人质救援队狙击手和一帮极为凶残的波尔多·理甘街头匪帮。这群匪帮负责向岛内东半部地区供应物资,包括牙买加的精制大麻与黑色海洛因。负责本案的特警在圣胡安办公室已经向该团伙的六名主要成员提出指控,罪名包括拦路劫车、团伙谋杀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足以令杜派克心生嫉妒的种种袭击事件。当他们通过司法体系寻找证据起诉这帮匪徒之际,我们在这儿蹲守,收集有助于证实这些袭击事件的指控的情报。其余队员将在黎明之际到来。

从这儿向下望去,我可以看到 257 码远的东向下方一个名叫维拉·皮勒的破烂不堪的市郊。群山环绕着整座村庄,只有一条可以进出村子的车道。外出采买人员都必须通过武装守卫的大门。那让毒品交易方便安全,但是却让我们的调查取证困难重重。所有尝试过的搜寻证据都毫无斩获。当警察通过大门时,毒品早就被藏进丛林深处了。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我看到了一辆白色的梅塞德斯牌轿车——四门轿车——里面有三个成年男人,在一号建筑物前停车。”

我将这一情报立即用装置在我下巴下的微型麦克风传送出去。舞会的喧哗声在山谷中回响。狗对着阴影狂叫。村子里任何人都无法听到我的声音,但是耳语是一种打破沉寂的固习。在盯梢监视某人时,你会忍不住想放低嗓门来与人交谈。

我翻转身来,离开我的来复枪。那是一种 0.308 口径的滑膛枪支,是联

邦调查局的枪械设计师,在雷名顿-700型插匣式基础上改进型的枪械。它配备有五个内装168粒子弹的船尾式空头子弹弹簧弹匣。它的宝石撞针的撞击力度额定在两点五磅。皮套已被弄得污迹斑斑,发出一股汗臭气味。

就在我的右边,离我的来复枪不到一英尺远的地方,在一个有伪装的三角支架上安放着一架四十倍的伯里斯军用望远镜。这个有橡胶护套的光学设备,比我的来复枪上的十倍镜筒提供大四倍的景观,以便我能变焦,摄制一些在其他队员实施逮捕行动时,可能不同的细节。我们还带来了一整套的夜视仪器,但是,山脚下的街灯和入口处的灯光使得这些设备一无用处。

通过伯里斯高倍望远镜来观察,情况变得一目了然。我立即辨认出了其中的两个男子。我们早就给那个驾驶员起了个绰号,叫吉恩,因为他与那种古老的自鸣钟跳舞机上笨拙的吉吉非常相似。他推开车门,从方向盘后使劲让他松弛下垂的大肚子挣脱出来,这时我几乎以为他会开始蠢笨地蹒跚摇晃。他的真名叫朱利欧·安奎利尔,但是给他安个绰号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一些,因为我们老会碰上三到四个约翰或者弗兰克,或者朱利欧。绰号可以让我们避免混淆。

有两名乘客从车上下来走进街灯下:我们已经给他们起名为斯利克和卡洛斯。谁也认识斯利克,不过卡洛斯是一位波那菲德死刑执行者,天生的胡安·米格尔·萨利纳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今晨迟些时候睡醒后,他将面对四项团伙谋杀案的指控。我们的案件特警似乎特别着意寻找到一支曾经在其中的三件凶杀案中使用过的9毫米口径的科洛克手枪。卡洛斯似乎曾经在腰带上佩带过这支手枪。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卡洛斯和斯利克已经下车。似乎佩带着武器。”

尽管有十分充足的书面佐证材料,从这里往下看,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危险。他们T恤下别着的手枪,与我们的来复枪相比简直有天壤之隔。他们看上去个头渺小,几乎微不足道。

梅茨在我身后摇摇晃动着。

“那些人莫非从不睡觉?”他问道。当他试图挪一个比较舒适一点的位置时,头顶上的帐篷便摇摆起来。

这项任务是四天前开始执行的,先是在一个距离1.5英里的潜伏哨所,然后深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山边狙击点。我们到来时正好在黎明与黑夜的交替时刻,身着迷彩猎装慢慢地向前行进。亚麻布卡的拉服装使我们与丛林的色彩配合得天衣无缝,本地特有的臭虫偶尔爬进来躲避阳光的照射。我那身穿了四年的猎装已经褪色,看上去就跟这腐烂的丛林地

面一样。一想到要套上这样的服装,大多数人会感到恶心,不过我却觉得它的用途特别令人惬意。万物皆会腐朽。如果你想融入自然之中,你就得随之腐烂。

我们昨夜所需用的装备都在我们的背包中。我们带来了够用一周的食品和饮用水,野营设备(一个海绵睡袋),武器,弹药以及光学设备。标准装备的重量是七十五磅左右。搭在两棵树木之间的塑料雨披充当我们的野营帐篷。两夸脱水和一单位的军用口粮便足够维持整整一天。

这种工作可不是为了享乐,这是在执行任务:我们的中心是研究匪帮团伙成员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他们的弱点。联邦调查局想要知道匪帮们将毒品藏在何处,谁来进行交易,他们携带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他们自己的监视系统有多么复杂。有了这些信息,负责搜捕的队员们便可以只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搜遍整个村子,把匪徒们一网打尽,然后关闭掉这个场所。谋杀、毒品交易、武装抢劫、暴力袭击——这些指控难以穷尽。我们所关心的是确保我们的同伴们能够进入村子进行扫荡,保证让他们不会因为外部的复杂多变而致受阻。

“你发现什么了?”

梅茨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像是有某种预感。潜伏监视好像是在钓鱼一般。一旦发现有人咬钩,船上其他人都想上前来。

“看来是孩子们回家来了。”我告诉他道。

这群匪帮的头目十点不到时便带着三个伙计离去。圣胡安办公室试图用自己的松散的跟踪监视,但结果在繁忙的车流中让他们逃之夭夭。

“前哨一号呼叫总部。卡洛斯、斯利克和吉恩刚刚下车。他们在围着汽车后面的行李箱转动。”

梅茨躺到了我的身边,透过来复枪上望远镜筒凝视着山下面的情形。

“发现新情况了,是么?”他问道。

那将令负责案件的特警们非常开心。这些家伙三天来一直在售卖同一个窝藏点里面的毒品,而且车辆来去繁忙。我们曾经数到的交易达每小时平均有四十三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如此。瓦隆·马特会高兴销售量有这么大。不幸的是,他们的存货很快要售完了。如果我们在随后的几个钟头里找不到新的库藏,特警也只得停止在车中搜寻证据而离去。

梅茨和我将望远镜,对准那辆装有金质轂盖和牌照链盘的梅塞德斯小轿车。三个波多黎各男子爬了出来,抬头望望周围的山丘,然后走近行李箱。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望远镜中的情况,期望能够一眼瞥见而辨别出他

们的货色是些什么。大的方包会是货款：那真令人扫兴。小的包裹则意味着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吗啡……是值得我们监守的那种毒品。这些家伙会因为谋杀罪而判处长期徒刑，但因为贩卖毒品另加十年刑期对他们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

“该死，”我大声说，他们从行李箱拉出来的那个包裹毫无疑问，“那是一具尸体。”

吉恩和斯利克摇晃着离开小车，尽力保持抓稳手中的尸首。吉恩抓着双脚，斯利克抓着双肩。

卡洛斯朝屋子叫了起来，有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

“注意前门，博比。”我说道。突然间，似乎整个已经空空荡荡地见不着他们了。一个个子矮矮的、大约十九岁的粗壮男孩端着一支拉格微型-14型冲锋枪在扫视四周。我听得见他，他的叫声高过音乐声，但那声音渐渐消失，与远处传来的齐跑的喧哗声混杂在一起而完全听不见。他说话又快，声调又高，而且鼻音很重。

“你认识他吗？”梅茨问道。他指的是那个已成死尸的家伙。

不凑巧的是，他的头向前垂搭在胸前。我见不到他的面孔。

“查问一下前哨三号。或许他们能够认得出来。”

我用左手打开无线电步话器，仍在尽力集中注视望远镜中现场情况。

“前哨一号呼叫，前哨三号。目标疑犯从汽车行李箱中抬出一无名男子……他已经死亡或是受了重伤。”他的衬衫满是血迹。无法断定是不是枪伤。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没有人会期待在这么晚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见证，而且我也怀疑，前哨三号的特警在这么潮闷的夜空里，有没有在打瞌睡。

“前哨三号呼叫。我们没有注意这个。”我猜他们也没有。

吉恩和斯利克带着一大群不断增加的旁观者，登上阶梯，走进屋子里面。一枚手榴弹爆炸决不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人们从丛林中，从旁边的屋子里，从中间的大屋里如幽灵般地冒了出来。另有两三个人冲到街上，大声地叫喊着。大家一阵风似的会合到一处来，与我们平日所见全然两样。

“一定是他们自己人。”梅茨说。

他们又全都消失了。整个人群都到屋子里去了，只有那个手持拉格微型冲锋枪的男孩留在外面警戒。他表情严肃，注意力高度集中，就他的年龄而言，实在令他太过紧张了。

透过边门,我能看清屋子里面的情形,他们将尸体摆放在楼板上。他的一只鞋子不见了,剩下一只皱巴巴的长袜吊在他的右脚上。其余的人在围着他跳舞,企图弄明白阴间地狱到底想做什么,但他却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地面瓷砖上,把天花板上日光灯下的白色方块也弄得黑暗模糊。

手持拉格微型冲锋枪的男孩伸手去把门合上,夜色又重回到我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同样空洞的节奏。一切重归寂静。

“到底怎么回事?”梅茨咕哝道。他几乎从不诅咒。

“喔,”我回答道。“见了鬼了。”

* * * * *

就在天亮之前,博比踢了踢我的靴子,唤我起来轮岗。一阵加勒比海细雨轻轻敲打着我头上的塑料雨披。音乐已然停止。

“你醒来了?”他问道。

“醒来了?”我莫名其妙。过去的四天中我一共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我甚至弄不清“醒来”的准确感觉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离他们进攻大门还有半个小时。你最好赶快整理好你的装备。”

我知道这一早已规定了行动程序。虽然我们上次简述这项行动几乎在一周前,但计划似乎非常简单。查利、回声、高尔夫与旅馆攻击队将使用特殊的野战装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大门。当他们迅速冲向四个主要的搜查场所时,佐鲁和杨格狙击组将在丛林中掩藏起来,等候对可能的逃犯进行截击。威士忌和我自己的X光狙击组将提供长线增援,以备匪帮成员中有试图暴力抗拒者。

来自波多黎各国家警察总部的警官们将掩护大门,并且形成一个松散的环形防线,不过我们谁也不寄望这一突然袭击会出现什么奇迹。当地警察的行动保安记录就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正如大多数的行动一样,当然,政客们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因而虽然我们相对的管辖权限,我们无法把他们排斥在外。

“进展如何?”我问博比,一边把我的来复枪从卡杜拉旅行包中取了出来。这时第一线曙光已经开始照亮我身后的丛林,投下我们前倾的斜长的轮廓阴影。

“进展缓慢。基本上在四点钟就停止了。”

宿鸟开始了新的一天中的鸣叫。当几缕炊烟在上学或上班前冉冉升起时,阳光把山谷映射得斑斑驳驳。村子并非每个人都靠贩卖毒品来谋

生。有些居民和我们一样希望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在此绝迹。

我将来复枪别在腰间从帐篷前面爬了出来。梅茨已经说他以我们潜伏哨所为他的向前开火据点。我的开火据点在向左十码远的一处有刺藤作为掩护的斜坡上。尽管那不是山上掩护最好的位置,但是那儿看到维纳·皮勒山谷中的一切。如果到时像是现在这样的顺风,我的来复枪便能弹无虚发。

我的手表指向早上5:37分,但我已经在尝试着不再理会时间:我既非在睡梦中,却也不很清醒,我此刻的状况介于两者之间。

“他们回家了?”我问道,一边在背包中摸索着寻找一节新的收音机电池和一壶水。

由于睡眠而失去的记忆慢慢地恢复过来,但是我记得的还是不少。就在凌晨三点我的轮班结束时,斯利克和另外几个人急匆匆地抬着那人的躯体从边门走了出来。他的头垂向一边,毫无生气,随着抬他的人的行走而上下波动,就像人们随车带着的安置在后面车窗里的一条小狗一样。我曾经处理过足够多的死尸,我明白他现在不属于那种情况。他已经死了。

梅茨把无线电调到了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圣胡安特别行动组的随车电台。事后,我把监视工作移交给了梅茨,然后小睡了一会儿。尽管整个的情况当时似乎很有趣,但那与我们手头的工作无甚关涉。我们是来搜寻毒品的。

“二十分钟前。要么他们把那具尸体扔进了丛林中的某处,要么是已经放回汽车行李箱中,”梅茨说道。“你有苹果派吗?”

我很想弄清楚死者是谁,以及为何有人要杀死他。他是村子里剩下的惟一的未解的秘密。在这上面潜伏监视了四天,我们知道了谁跟谁一起睡觉,他们怎样把毒品藏在空心篱笆桩柱中,藏在大白菜罐子下面,藏在排雨沟里。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如若不是他们的暴力倾向,这伙人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孩子们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一切都按部就班么?”我碰碰梅茨,递给他两块果馅饼。

“突击队刚刚离开集结待命处。大约十分钟。”

我把无线电耳塞放进右耳,调整了一下麦克风。“HR-28呼叫。无线电调试。”

“明白,HR-28。我听清楚了你的全部五个音符。”

我停了下来,就在我的前方火力位不远处,然后朝山谷中望了望。太阳升得飞快,光线已经越过我的左肩。此刻宿鸟们已经起来欢舞。餐厅、

浴室和卧室里的灯光，在黄橙色的晨光里亮了起来，正常生活的人已经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天。

当其他狙击队员们在他们的火力点上呼叫时，最初的整点报时声传入我的耳机。无线电话筒里突击队员们的寂静无声，意味着他们正在朝我们靠近。他们在抵达新的集合点之前不会再嘎吱作声——黄色区域。

我的猎物的白天活动很少改变。在最前缘阵地总是要确保我对目标的观察，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不被遮挡的视野。在我的枪管和目的物之间哪怕是最微小的枝叶的遮拦，都有可能足以让我错失目标，或更有甚者，枪弹击中的是他人。

接下来，我把来复枪悄悄移至前面，小心翼翼地藏在一丛桉树枝叶的后面，慢慢爬向我的阵地。我俯身爬行，在一块平坦的岩石的裸露处，我把来复枪伸在前面，浅浅地、一呼一吸地呼吸，就像在狙击学校受训时他们所教我的那样。一只棕色的壁虎在我前方猛然爬过，此刻它已习惯了我的气味和举止。我们此刻已经与这片丛林融为一体，梅茨和我。就连野鼠也视我们为同类。

那只小蜥蜴领着我爬入一片龙须草后的阵地中。阳光斜照在我右侧的一叶沾满露水的树叶上。我右颊紧贴在冰凉的岩石上，迫使自己放低运动幅度，严格按军纪行动。

“前哨三号呼叫。人质救援队-44 和-76 已进入阵地。”

那可能是朱尼尔和特拉斯克。他们潜伏在我们的下方的灌木丛中，就守在两处毒贩们可能用来逃匿的小径之一的旁边。其他人呼叫着报告他们已经就位。每一个人都为进攻而精神抖擞，按照原定的捕猎计划行动。

严守纪律，我警告我自己。这是山上最暴露的地方。完全用不着急忙忙。

我缓缓抬起头来瞄准我的射击目标。即使不用上面的望远镜，我也能看清他的面孔：从我的枪口到他的距离是 252 码。那哨兵端着他的拉格微型冲锋枪在边门等候。毒品销售因为没有新的供货已经在十五分钟前终止。他们明白我们就要来了。

我伸手前去轻轻转动装有弹簧的两脚支架，把其调整到位，以托起我的来复枪身。像这样的重型武器，空手托起向 250 码远的地方开火，几乎没有什么用途。这个支架可以让我对准目标，给我追射移动目标时所必需的宽广范围内的有支撑的稳定性。

我的姿势还是老规矩。首先，在我进入阵地之际，将一个小小的豆弹